

農商務省
圖書
第 號
共 冊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〇三
二〇三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〇三
二〇三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3
冊數	20(12)
函號	279 6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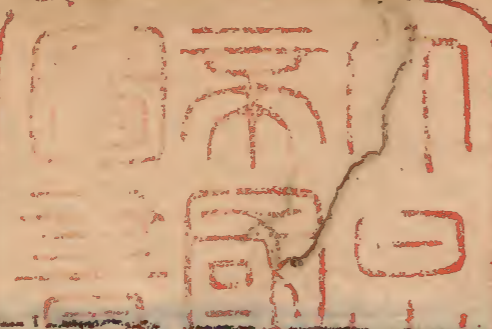


左周黃列傳第三十一

明治十二年購求

唐書卷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郡
 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解怠朝多闕政雄數言
 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已下類多狃習言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成曰白璧不
 可為容谷後隔客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全引陛下事全引陛下遭難危言為警戒實有士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諫也即尚書立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貴不作為曰

惠黎民懷之尚書詩謨之詞也惠愛也黎眾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臣

興故詩云有滄溘溘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曰滄溘也溘溘與貌也

徐也言陰陽不和雨時先雨我公田及及私用又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於百姓衰豔用權七

子黨進賢愚錯稍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衰豔謂衰也豔色美也七子皆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騶為馬繫子為內史稱為師氏也虺蜴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也騶之性見人則走家之人皆如足傷時政也詩小雅潘音方元反

聚首側流反宗周既厥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華五等更立郡縣五等謂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

不不豕豕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豕豕其上也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巨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艾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自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已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巨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已次用之是已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賢能已理已安民為劣弱已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睡

毗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鬻丹廷見令尹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今尹如餓獸豺虎焉歸必亡者也監司頃背相望頃背相望謂前後與同疾疾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月也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毀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已

求名因罪潛遁以高前人之類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也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首人亦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吊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配文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今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曰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陽出岐山殺入其國有丘又上疏言宜密為備已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曰為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竝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二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

家法故稱家法文史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巨觀異能巨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又接英雄常有壯志廉茂才除渤海修令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巨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巨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

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巨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之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巨濟民為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為巨求天意巨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巨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巨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巨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已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已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已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已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已千萬，給奉阿母內足。已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已財不可已，官宜還阿母之封。已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已交遺，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已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已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大夫佩水，士佩玉，而緇組綬。綬，大人佩水，士佩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已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已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已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內之也。而中書乃今知。

免於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曰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

也傳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

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咎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長樂少府朱儀音北代郃為司

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廷朝

謂順帝也孫程與上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韓彭越吳今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讒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情身安寵欲旨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誠上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荆厚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真取本傳至其亡月咸言神

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于唯以說百被焚而禁火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無冬中概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平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曰宣示愚民使遠温食其事見相續錄及汝南先賢傳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各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曰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
 道而行之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曰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遂汝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臣等作成

曰君臣之曰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曰仁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曰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讓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
 皆曰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曰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木為城國魚鼈為民庶

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文春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

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

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然公卿

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葬于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崩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中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子猛周景王之

子猛周景王之

子猛周景王之

子猛周景王之

子猛周景王之

子猛周景王之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

除祭祭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靡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文

謂商也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歟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皆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若行僭差前常暘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三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

姦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

裔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充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氏傳

公也將正三公之位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曰舉清公亮

直方欲曰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闕曰光賢哲尚書曰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曰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諸諡於君君

平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諡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

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魚也忠踰隨管管仲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曲曰各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

也其令將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曰旌委蛇素

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總音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曰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

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

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

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

蔡邕曰為知命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曰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有司劾不敬詔下

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高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開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嘵嘵者

易缺皦皦者易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歲之有二十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特連有災異瓊上疏順

帝曰間者曰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禮部首歲數加所人紀歲數

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冥燠相下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

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目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日後訖于今日孰為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

稽質純廣漢楊厚朱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也宜更見引致助崇

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二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呂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春秋考異鄭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紕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視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

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誦請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務存質儉曰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曰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曰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曰先羣前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曰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

帝之乘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

天作太

非禮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發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書暮聆庶政曰邠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備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曰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曰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曰逆和氣曰致時風五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而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已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已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十石已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已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瓊獨建議
曰冀前已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已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自勲勞於天今諸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侯已戶邑為制不已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已興國皆益戶增封已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已為恨會已地動不免復為太僕永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已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
瓊為太尉已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說文云鄉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鄉音元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制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館徐璜等四年已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已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已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已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已賢者為力唐

剛一作羽

堯曰德化為冠冕曰稷契為筋力高而並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呂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為冕所蹈不曰賢佐為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
百枳棘喻
艱擢賢於眾愚之中書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塞陛
口木舌也
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
附反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曰馬令李雲指言官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
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家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
之人曰忠為諱昔道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夫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寶鳴犢舜華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
淵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不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巨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卒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
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今伯奇於後國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夫
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連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
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已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生三生三為名
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
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
即曰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道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副本謂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曰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首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寔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初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呂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呂寧
姬光武卜東都巨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巨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工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厲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藟千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於

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
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曰大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誅者天子紬之一紬以備再紬以地三紬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呂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偽服浸呂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呂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呂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褐呂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呂儒學進崔瑗馬融呂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呂推士張綱杜喬直道呂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陳蕃楊秉

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

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呂正議嬰戮謝事者呂黨

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曰道急也所呂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占之八元舉片呂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紓解也言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

志差志意差對不能齊也差音楚宜反

豪里也賴陰令渤海苑康曰為昔高陽氏有才丁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履啟

橋殿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爽亦以才顯於當時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賴陰令丘頑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

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諶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賴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

為日易說卦一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

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此孝經首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始非所曰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遺也曰示天下莫遺其親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致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

焉昔丞相翟方進已自備宰相而不敢喻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

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尊孝子之恩所已崇國厚俗篤禮記曰三年之內化之道也事失宜正

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內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

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上經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稽降二女於媯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言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八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察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皆易說卦辭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山高也易艮

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和感也視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為鳴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

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亥音地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王冠禮為始婚禮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

備各以其敘矣

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

兩若曰又時陽若曰哲時

若五者是來備各以其序也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巨禮濟樂節宜其氣

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

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已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已

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宜為歲尊卑奢儉所宜為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
海上又南適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己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
曰大為妻齊綴杖林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
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
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謂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
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
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黃之禍楊彪黃及後
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可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

患興農桑曰養其性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武備

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雖使契布五教舉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兗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門桑以勸蠶蠶官

蠶官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官制有三也荒業財不賈川言自足也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

曰動天地應神明止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惑詐僞曰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

用小人已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已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已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章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已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已戒不虞已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已勸善罰已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已誠守之已固簡而不忘疎

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隆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已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問月則闕門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求蓋而名章書於春秋蓋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已助賞罰已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已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已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書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字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

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巨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遷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巨韶為羸長

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清望之人而曰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巨病卒官同郡李膺

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

句學聲名甚盛在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巨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言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

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曰膺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語武子而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何主簿也之子也魏志曰東孝廉為尚書郎繇三子為廷尉正黃門侍郎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

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自疑寔縣遂逮擊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卑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命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已甚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曰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
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
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曰為掾屬時中常
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
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
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曰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曰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
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
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
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
已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時三公
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
三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祭為謚有六子紀謀最
賢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
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曰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
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所
離以東南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
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天子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曰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
末者愚曰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曰武今關
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
若欲徙萬乘曰自安將有累卵之危浮嶽之險也以齊解見皇后
紀音首上耕反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曰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辯嚴嚴讀曰
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
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

司空

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平在羣紀之間先處羣文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也

天下曰為公慙卿卿慙長弟

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二君每宰府辟召

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

早終

先賢行狀曰豫州曰城皆闕而寔紀諶形象焉

論曰漢自中世已下闇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為高肆放

其言不稱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

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

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曰

權奪王公不能曰貴驕所曰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

倫曾是淵軌薄夫曰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啟有蔚頽濱二方承則八慈

繼塵

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氏八子皆曰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子石見相書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收易姓名長策肆職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

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祭孝廉益州再舉其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

合信故父天母地見日姊月宋灼江曰父天於園丘之實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

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見日於南郊姊月於西郊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

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縱使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

者輒見斥逐是已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獎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殆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喜道沛然寬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已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什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老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也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也皆臣無要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

椒泥塗也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始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

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反板

也卒盡也癩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

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

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已吡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已之寢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

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已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已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已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已因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已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曰后父輔政而柔私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發儀父曰開義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

義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于魯託隱公為文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曰見褒賞義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

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呂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

繼望可令中官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

寵成帝貴人曹倖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曰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已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漢書起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

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天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言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怵林迫於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躡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漆叟至禹去而耕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下尚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

罰而人自畏天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天子蓋行無道事也然然不

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報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與之更更也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遣還也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呂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

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圜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

奚恤乃為壇使客東而自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下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

奚恤在此惟大剛所觀使以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圜聘於

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丘明所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學純下辟公府

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文揚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曰病免歸誠曰悵然

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曰固為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曰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曰頃選舉收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曰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曰固為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曰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其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已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前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謀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

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

手刃之事江京劉歆等可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曰曰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宣也戒鄧閭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廢帝時延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

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

將北下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塋也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已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

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

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

已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已奉君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心之器弗嘗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麗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室弗翬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醢不易也斯所謂聿

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進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適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

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買豎已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窓呈試出入踰後輜

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官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

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

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

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大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軍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

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

狎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已白太后使下其事

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

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於地

後漢書卷六十三

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廢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已來政事多謬地震宮

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已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

也聖帝崩自非博陸忠忠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

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已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已相奪本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已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已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鎖械也鎖音貫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

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於木郡境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

祚何圖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於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

歸巴漢南鄭趙子陵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小子變得脫亡命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軍也著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也亮曰亮含陰陽已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踏踣曲也踏是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言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

蔬食閉關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太后憐之乃聽得

遂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再不復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再不復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言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曰六尺之孤六尺謂年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呂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變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曰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質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變曰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變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南尹時既已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已實西園事見臣變上者傳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已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銅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然後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累相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當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

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已喬守光祿大夫使御史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已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已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笑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

罰必已功過未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

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已金蛇遺梁冀事發覺已蛇輪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已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後漢書曰累相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當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

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
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鳳壁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官

為尚書喬巨宮臧罪明者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巨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巨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

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

長勸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哀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大也言非一途也矣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

而已哉徇求也將巨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巨理全死與義合

也既節也立身之道惟孝與忠上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違也專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上

巨殘闇失君道下巨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巨成

仁去之不為求生巨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後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巨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

勝其觀其發正辭及所清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

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維彼也毛詩曰讒人罔極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茲直載行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蜀山志鳳閣

後漢書六十三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畱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恢音徒濫反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千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聖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曰意以典謗王陽曰衣囊微名微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禮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寸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雷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轍壇也五經

也周禮大馭掌王手路以祀及祀注云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轉轍而去喻無險難功曹臣祐倨請黜之太守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

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一為郡督郵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曰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

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捷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曰身率物民有爭訴

衣市衣已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曰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曰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違怒汝

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自繫在手械曰械曰

國家制法以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

誓屬兒已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縲殺之而縲也縲音胡大反祐在膠東九年陳雷者舊傳曰

神處同寮無私書之問上司無幾徵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

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紉皆有名於世陳雷

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繁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

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開一知一未

足為喻者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已師喪弃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召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殺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吳晉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呷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正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干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曰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辯也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一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已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緝說文曰緝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稱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

對其優劣則仁已枝葉扶疏為大孝已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紳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蓋已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已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履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已孝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已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

仲其德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

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仲尼之

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

春秋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楚辭高堂遂宇鑲櫺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說百氏也洋洋乎其

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而歌於市中相傳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已善止者恐如

教拜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拜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勿迷

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圖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虔等曰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召佞辭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

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歸還還縣高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入驪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上及盜諫不許遂令人刺殺也而一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

剽音疋 妙反 後漢六十四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祭王求漢嗣州司不

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干不忍逼絕友親也尚書曰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與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下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已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貶為瘦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却急也髡答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

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

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

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元傳曰先王疆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前書曰凡人由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已俸贖罪得免休音扶濟活者千餘人

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已它

事竭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

後漢六十四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灑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已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刎頸

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牖里殷墟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

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雄瑣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已矜物善已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活千人者有封孫五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皆也左傳晉上僂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

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已足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已武素有名譽乃獻書已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

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甦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塞裳入山林之中兄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詩人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馨

言哉無目明曰言謂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已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順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呂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呂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

巨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呂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疆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岳勃海也嶠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典立都長安徙齊諸

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呂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

始立太學石經呂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已周禮諸

經發起批謬批栗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能繕寫而上也

後漢六十四

後漢六十四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傳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典字眾也自有傳左傳曰令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帝呂非急務轉為

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朧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時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

化平作治

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言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與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

禦癘防禦疫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隨方委用責崇選舉原禁者凡諸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禦癘者宋后家屬並呂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已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已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已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御下者請謁希爵希求宜禁下案希求遷舉之事

後漢六十四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也帝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呂護烏桓
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壘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呂賂送豐植不肯豐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呂待天誅帝怒遂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
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呂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
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呂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
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
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北征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已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
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在臨困勅其子儉葬
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
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過涿郡在涉鮮卑討柳城谷白狼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
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醴酸祭酌也音張內反呂張厥德
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
得其人與不在處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已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

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忠臣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孟賁未有不充豫奪常者也充人行貌也音淫言充豫不能當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岐娶馬

仕州郡已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

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

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為長卿強討姦大典學校也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瑗為京兆虎牙都尉瑗音

郡人召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瑗又數為貶議玳深毒

恨決錄注漢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後與羅暉書見重於張伯英英願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玳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

巨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零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岐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白口執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曰實告之
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
藏歧復壁中數年歧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譖次曰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關隘專惟歧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歧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曰為帥歧詭辭得免展轉

還長安

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
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
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
 青州刺史歧呂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呂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圖季札子產晏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呂單被即日便下
 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
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
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而知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
之言目能視而見次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名明字子真與余
痛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託命擇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蓋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
書玉石朱紫由此定
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魯之衣鄭玄注曰逢

承本作發邠卿出疆專命刑威邠界也左傳曰大夫出

六年西...
 邠卿出疆專命刑威...
 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魯之衣鄭玄注曰逢...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
 承本作發...
 義亦通...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
 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
 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
 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
 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
 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出
 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
 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
 散夫羌戎潰後有競小利

級姑留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
 吏進不得快戰已微功退不得溫飽已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
 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旅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首豪泣血驚懼生
 變是已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已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
 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已滌患下可已納降若謂臣年少
 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已獲安後遭姦
 僞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
 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
 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焚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無狀者謂累三始已姦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無狀者謂逐便黜遣無狀者謂披掃凶黨
 收入財賄已塞痛怨已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漢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
 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已儒術省去子曰夫若者舟也遊娛不急之
 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平志舉力日
 覆舟若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也水可載舟亦以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已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
容皆耳納邪聲口出詭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
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
之外臣誠知
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已避誅責乎臣生長
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已規為下第
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已詩易教授門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
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占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劾
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宛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
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
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已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
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此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
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
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誠戚之戚憂也前是已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
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
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

後漢書

三

軍威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家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海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卑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旨臣愚鴛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已上已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整整故恥已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

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改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譏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譽也若臣已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已官姬凡帝賜呼韓邪單于待姬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已公王武帝以江都王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已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已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

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口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

侍徐璜左悺欲從末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

陷目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已餘寇不

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

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

將張奐已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已從眾望若猶謂愚

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已為奐副朝廷從之已奐代為度遼將

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

人多意算自己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

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編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朝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任

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弟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

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

言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已為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已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以鄧萬鄧會誅李膺守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

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里巷劉祐馮緄

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費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

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巨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百昌縣東北也

父惇為漢陽太守

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巨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奠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奠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奠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奠和親共擊奠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巨寧羌豪帥感奠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奠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巨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巨入廢使金如粟不巨入懷悉巨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奠正身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

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

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

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呂故吏免官禁錮

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

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

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

者悉殺之與示呂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

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

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

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

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

被其毒朝廷已為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呂九卿秩督幽并

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

兼察

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

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

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役裊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

餘人冬羌岸尾靡幣等

幣音必薛反

省同種復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

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

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

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聽故始為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呂與新讞不知本

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

少府又拜大司農呂功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

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關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易曰龍蛇

風用曰七日者天之號令所召諸人若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

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蛇同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

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巨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然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太傅周公

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即蓋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胥之

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與言巨問諸黃門常侍左

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

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巨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宦官欲借寵公卿巨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與獨拒之寓

怒因此遂陷巨當罪禁錮歸田里與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

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

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巨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

農七郡所以與屈於熲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

前巨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與生死

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巨拍

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巨反髀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自金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豚號酒一盃而祝曰饑饉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成

饑饉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輛也誠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序

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臣問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罔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况人乎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燕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請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

郭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所吞噬也企心

東望無所復言頹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

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

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與惡卓為人絕而

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

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

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巨纒綿牢已釘密為不喜耳幸有

前窳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

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絲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隨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諸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人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

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

字伯英最知名王情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勸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

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與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巨建安中

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下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官者鄭眾封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

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

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巨斷忠烈與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

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噉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噉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二百

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巨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

書伏重刑巨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寶

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

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漢官儀曰詒字公孫舉人也乃拜為中

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

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

煎勒姐等八種羌姐且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

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

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巨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

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

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

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

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

頰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二千餘人冬

勒姐零吾種圍允街

允音鈔街音階

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

義從計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

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

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曰

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

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

復曰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又

反力救首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

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

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

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

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

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鴛鳥大破

之焉音前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

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

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

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

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善惡既分餘寇

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善惡既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曰為
狼子野心難已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一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
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
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鴛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眾

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已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

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

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也浹音平反謂而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

百年之逋負已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呂家一人為

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頰傳曰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十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勸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上首里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車服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呂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

節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乃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呂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已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那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一有暵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平豐今那方無道天欲爲伐那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占天心不爲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已西落川已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已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音內今在河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兩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爲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

時

識之士曰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
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
言一已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頰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
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
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
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
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

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
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
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
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曰下萬九千級
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
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
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

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

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

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能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頰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一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

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

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追

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

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星儷偶也前書莊罔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戎驂

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

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